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92  
25 March 197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九九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理事国</u> ：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斯塔格先生
	罗马尼亚	格奥尔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委内瑞拉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7-70096/A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95)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巴林、博茨瓦纳、埃及、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加纳代表萨姆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肯尼亚代表卡西纳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马达加斯加代表拉索伦雷布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勒尔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贾马夫人，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利奇先生，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

第一个发言者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马拉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请让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衷心祝贺你

在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南部非洲这样紧急的问题的时候，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

你被挑选为本组织内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并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在政治生活里所表现的个人品质，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有处理一般世界问题的经验。特别是你对那些被歧视被压迫的人民的命运有深刻的认识。今天，你对这些人肩负重任，你是他们希望的泉源。

在我发言之前，请让我向你并且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给我机会在没有表决权的条件下参加这次辩论，表示感谢。

我必须首先向一位已故和十分令人哀悼的非洲英雄子弟——刚果共和国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表示深切的怀念，他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被邪恶势力用卑劣的手段杀害的。刚果人民和整个非洲的这个大损失刚好发生在非洲人民争取生存和主权的权利的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候。我们必须向刚果的悲痛人民，致以深切的慰问。

我们也要向罗马尼亚代表，对罗马尼亚遭受地震而产生的重大破坏和生命损失，表示同情和慰问。

同时，我们也要向伊朗代表，对最近伊朗因遭受同样的灾祸而产生的损失，表示同情。

列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南非问题，是最使我关心和注意的。主要是因为掌权的顽固种族隔离主义者正在威胁、破坏各国人民作出重大牺牲而建立起来的和平。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第3207(XXIX)号决议，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要求安全理事会注意到南非不断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的原则的情形，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多年来，联合国不断地通过一系列决议，从呼吁、警告而至建议对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实行制裁。在全世界一致谴责种族隔离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忍耐

了很多年现在又再次开会，审查南非政府狂妄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南非政府年复一年地蔑视国际社会，并且暗中破坏安全理事会的道德权威。

种族隔离和比勒陀利亚当权者的行为已被无情地揭露并受到彻底的痛斥。在希特拉法西斯主义者被消灭、联合国跟着成立的时候，《旧金山宪章》签署国通过第103(I)号决议说：

“……为发扬人道起见，应立即终止宗教上和所谓种族上的迫害与歧视，并促请各国政府及负责当局遵守联合国宪章……，并应采取最迅速有力的步骤，以实现这项目的。”

三十二年后，南非——本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外交部长清楚地阐述了南非在这方面的反应。他不是别人，正是前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博萨先生。当报界向博萨先生询问南非的前途时，他赶忙说南非将永不会实行普选制。这项声明，与一九七六年沃斯特就黑人加入他的政府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完全一致，那就是，这件事永远不会在南非发生。

我们用不着再详细列数南非纳粹主义者所推行的不人道的作法和法令。我只想引述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的讲话：

“在南非，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正在逐步地升级。那些鼓吹对话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话是怎样在南非开始的。他们的朋友沃斯特，正在南非屠杀我们无数的兄弟姐妹。我们反对这种忍让和令人愤慨的对话政策……”

“……我们一定要在南部非洲解放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埋葬种族隔离，使占多数的黑人可以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行使合法的权力……”

“……联合国已开会撤消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安全理事会已宣布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非洲统一组织也已开会宣布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所有国际组织都已在相同的方向上作出决定。但是，南非仍然无视人民的意志，横不讲理，施加武力。它不懂得什么叫历史的正义感。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呢？我们同样可以使用武力来消灭种族隔离。”(S/PV.1948, 英文本第 32—33 页)

各种不同集团在非洲半球有着国际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正是由于这种连带关系使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解释，为何各国集团在这种赤裸裸的罪行面前，采取了纵容退缩的态度。这种罪恶深重的帝国主义态度，长时间来就在怂恿比勒陀利亚每年采取新的歧视与侮辱性措施，并且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使得生存权利的主要内容成了一句空话，非白人甚至无法进行和平抗议，也没有法律途径来伸张他们所受的冤屈。

我们要知道，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而采取的所有措施，武器禁运、经济制裁或向为独立而斗争的南非人民提供的援助，因为比勒陀利亚的有恃无恐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南非不但在阿札尼亚而且在津巴布韦把所有可能导致实现多数统治的谈判都堵住了。如果伊恩·史密斯敢于违抗国际社会，当然是因为他本人也成了种族隔离的信徒，同时，也是因为沃斯特向罗得西亚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援助。明显地，任何对话都是毫无效果的，其唯一作用是给法西斯白人少数更多时间来拷杀和迫害黑人。

为使非洲人民能够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需要采取实际行动来彻底解放非洲。要达到这个目的，作为南非的天然盟友的资本主义大国必须终止向南非共和国提供所有各种援助。它们必须停止和沃斯特政权进行对话，因为，确实证据指出，任何对话只会使种族隔离苟延下去。

我们请安全理事会呼吁所有政府，彻底遵守《联合国宪章》，实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我们请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和可耻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勾结，并强调禁运不仅是针对武器而言，还应该触及南非法西斯政权生存所赖的其他事物。我们请安全理事会协助，使这禁运成为强制性的措施。非洲人民，特别是南部非洲受压迫人民，强烈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项决议。目前，我们必须起码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兄弟人民正在被大规模地屠杀。

我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重申，为了恢复南非人民的尊严，并为了保持联合国和全人类的光荣，我国愿意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一切力量。

主席先生，你这次是以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的资格，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这使你有机会向世界证明你的国家，在基本解决种族隔离问题上，终于作出了努力。世界正在注视和希望着。滥用否决权，使我们安理会遭受了困难。我们必须禁止这种作法，以便能够证明一个公理，即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是由一个准则所裁决，那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将对人类的关怀，化为实际行动。

主席：我感谢几内亚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塞内加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法勒尔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履行一件愉快的任务。在你就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庄严机构的主席时，表达我对你的热烈祝贺。今天所辩论的是与非洲前途很有关系的问题之一。我国代表团认为，由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杰出的子弟主持这个辩论，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他本人是一个优秀的战斗者，始终致力于维护不论肤色的人类的尊严。我国代表团确信，你过去是一个行动者，你对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有亲身的体验，你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验，这将为我们这次辩论带来积极的结果。

我国代表团特别满意地欢迎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对南非问题进行辩论。我们希望，这个决定表示一些成员国对南非问题的态度有了深刻的改变，容许采取有效措施，以终止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这个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违抗了历史潮流，是蹂躏南非以及整个南部非洲的祸害根源。它的存在，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了永久的威胁。同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除非国际社会坚决采取适当措施，终止这个局面，否则，这种威胁将继续存在，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是不会改变它的本质的。

直到现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还没有丝毫迹象，表示愿意放弃它那有计划地违反人权的行爲，停止它对黑人居民的压迫和日益严重的镇压。它仍然施行它那基于肤色的可憎的歧视性政策。它的镇压机器随时准备重演沙佩维尔和索韦托事件。它的监狱仍然住满着无辜的受害者，那些受害者只不过是爲了争取一个公平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被监禁。

毫无疑问，那些旨在加强白人少数永久权力的不人道作法，会给那些暂时占到便宜的人，带来真正的危险。谁都知道，压迫和凌辱总是要引起抵抗、反叛和暴动的。

只要种族隔离还存在，如果有一天没有暴力行爲也只不过是使紧张关系和仇恨逐步增加的间歇。这句话，是上星期一联合国秘书长在纪念消灭种族歧视的国际日的时候所说的。

沙佩维尔和索韦托事件只不过是—个征象。事实上，整个南非都在反抗中。今天就在我们举行辩论的这个时刻，1,800万被剥削、控制和侮辱的男女、儿童正纷纷起来反抗压迫和非正义，爲保护他们的自由和尊严而战斗、牺牲。南非人民坚决要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盲目和血腥的索韦托大屠杀只是加强了他们敢于斗争和争取胜利的坚强决心。现在，他们已经根本上动摇了白人种族歧视的堡垒。此外，我们应注意到，南非人民一早就认识到，是沃斯特及其一伙逼使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组织和进行武装反抗。这个斗争的合法性已得到本组织的承认。

沃斯特政权越来越显得没有能力阻挡南非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潮流。正是这个原因，使它拼命地，在其奉为奇妙万应药的班图斯坦化政策内，试图泡制出某些牵制手段。

南非政权无非是想利用那些有名的班图斯坦，作为南非殖民经济的廉价劳动力的保留地。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黑人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外国人。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些新政策有什么积极的改变。国际组织本身指出，比勒陀利亚

所走的是死路一条，并谴责班图斯坦的建立和拒绝承认特兰斯凯傀儡国。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一意孤行，继续奉行它那虚伪的一套。这再次证明，它是不能采用可靠的改革来制止南非发生全面性的灾难的。最近，南非新任外交部长再次重申，极力反对给予黑人居民任何公民平等权利。

在其完全倔强拒绝之下，比勒陀利亚继续非法霸占纳米比亚。这块土地是置于联合国权力之下的，比勒陀利亚不但无权过问，连占领权也没有。

比勒陀利亚政权野心越来越大，它妄想在南部非洲担任地区性的警察，开始对邻国推行一个挑衅性、威胁性和武装侵略的政策。它不以对在纳米比亚进行殖民战争和支持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为已足，还侵略了安哥拉和博茨瓦纳，并试图在经济上压制莱索托，强迫它承认伪特兰斯凯政权。

独立和主权非洲国家的存在，是一个使种族隔离的信徒们感到窘迫的证据，这是不容否认的，因为这个事实打破了种族主义者关于黑人不能为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的这个理论基础。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除了对邻国犯下数不清的侵略罪行之外，还公然地向不少非洲独立国家进行讨好，妄图使用这个两面的外交手法，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有体面的地位，而只是以在种族隔离这个基本问题上作无关重要的改变为代价。

事实上，如果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愿意谋求和平的解决，最好是采用导致和民族解放运动公开谈判的途径，以便迅速消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权。

但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不仅拒绝选择这个途径，还蛮横地继续违抗联合国决议，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南部非洲目前的爆发性局势是那里不公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联合国必须采取强硬行动来防止悲剧性事件的发生。

当前席卷着南非的暴力风暴，可能导致敌对的冲突，从而引起不可预见的危险后果。一连串暴力危机造成了目前南部非洲的动荡局面，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



不利的。国际社会对此日益感到不安和关心。安全理事会应负起责任，消除这些危机，以防止不可收拾的局面。

联合国必须毫不延迟地强迫比勒陀利亚政权老老实实的和其他国家合作，在不同种族和出身的人民享有自由、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南非国家。南非联邦位于非洲大陆，它的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黑人，任何理论或任何警察镇压都不能摧毁这个明显的事实。

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对南非受压迫人民负有特别的责任。它必须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迅速消灭种族隔离。那个行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向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更多的援助，以支持它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政治平等和社会公平的斗争。我国代表团认为，那个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遵守联合国关于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纲领的决定。

实际上，只要比勒陀利亚能够如愿以偿地取得它所需的外国贷款和投资，以便加强它的殖民经济系统，巩固它用于侵略和压迫的军事装备，它就不会听从别人的意见，改变它那受到普遍谴责的政治经济制度。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援助的外国公司和国家，正在利欲薰心地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同谋，把这种危害人类的重大罪行延长下去。

那种态度，就算退一步说，也是危害南非人民的利益的，而且最后会危害目前占到便宜的国家的利益。

谈到联合国的任务，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采更强硬和有效的措施，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为此，我们应该授权安理会，使它作出认为南非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决定，并采取强制性的禁运，禁止向该国提供任何武器。同时，理事会应该采取《宪章》规定的其他措施，彻底终止在非洲大陆那一地区的严重局势。

那些一直阻挠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行动的国家，必须完全站到赞成采取这些

这些措施的一方，以使人更能相信它们是真正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们——不论它们在这地区的利益的性质为何——必须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和无力防止南部非洲大乱的爆发，作出反应，采取言行相符的策略，铲除罪恶的根源：那就是，种族隔离，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以及警察镇压的恶毒政策。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几天前，我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向安全理事会讲了话。今天，我以我国——赞比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主席。你代表新的美国行政当局，也许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利坚精神。当然，以你的背景和名望，你很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对南部非洲争取多数人当家作主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热切地希望，美国本着它自己对自由和正义的理想，终于会站到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的一边来。

安全理事会今年讨论的与南部非洲有关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南非问题，这不是没有缘故的。在我们非洲动荡不安的区域里，南非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在南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和他的死党还在疯狂地违抗英国政府，主要是因为南非蔑视联合国的制裁，给他们援助和打气。纳米比亚继续受到南非的非法占领。安哥拉和我们赞比亚遭受到南非的侵略。南非同时还串通了史密斯政权对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我国进行侵略。南非还企图利用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对莱索托进行控制。

在南非境内，对非洲人的压迫已变本加厉。每天都有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人遭到逮捕和拘禁，包括妇女和儿童，有些儿童还是在上课的时候被抓走的。在监狱和拘留营里，这些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总是遭受可鄙的警察暴行，包括最原始的刑讯拷打。其中有些人就被残暴地杀害在监狱里，另外还有许多则面临着同样可怕的命运。

南非政权对非洲人的残暴待遇以及它在国境以外的非法活动，是为了维护残酷野蛮的种族隔离罪恶而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些活动使南非成为国际公认的匪徒。

安全理事会这次辩论在三月二十一日——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开始，这并不完全是巧合。当天我们举行了庄严的会议，纪念沙佩维尔惨案，向十七年前遭到南非法西斯势力血腥屠杀的烈士致敬。然而，南非政权的骄横残暴多年来却有

增未减。 去年在索韦托发生了远比沙佩维尔惨案要严重的大屠杀。 沙佩维尔和索韦托的恐怖事件是两个响亮清楚的音信，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最好要加以注意。

第一，这两个惨案说明南非法西斯政权——今日的纳粹——为了维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将不惜采取最极端、最野蛮的手段。 沃斯特和他的党羽决意要保持南非现状，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第二，沙佩维尔和索韦托惨案说明南非被压迫人民有决心要摆脱种族隔离的枷锁，恢复他们的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 特别是索韦托惨案，它尖锐地表现出南非非洲人的决心和战斗意志。

在压迫者的淫威之下，南非的非洲人没有屈服，他们说，他们实在已忍无可忍了。 他们已经不能再等待；他们要求讲道理，但对方却充耳不闻。 因此，他们现在决定同南非政权摊牌。 小看南非的起义是愚蠢的，这些起义不是孤立的事件或骚动，它们是大规模群众造反的开端。 十一年多以前，我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先生曾预言南部非洲要发生规模大到不堪设想的种族大战。 卡翁达总统曾希望他的预言是错误的，我担心他的预言已证实是正确的了，因为种族战争实际上早已开始了。 南非的战场就在南非，被压迫人民将在白人压迫者的厨房和花园里进行战斗。 在这方面，南非将会大吃一惊地发现它的精密武器起不了作用，因为其对象将不在射程之内。

我的同事和朋友、印度的贾帕尔大使、日前曾很恰当地提醒我们：自从一九四六年印度在第一届大会上提出南非问题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在受到这个问题的考验。 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里普遍的一致意见是：种族隔离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彻底加以消除。 大会和安理会的许多决议都谴责了种族隔离；同时还曾切实规劝南非改变其政策，但没有效果。 三十一年努力全无结果，白白地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现在已是联合国检查它的方法的时候了，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针对南部非洲目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立刻决定它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安全理事

会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象越南的例子一样，即使不是无能为力，也会变成不起作用，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

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是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之后举行的。大会这届会议无疑了解到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认识到必须迫切地对南非采取有效行动。在对局势作了最严肃和彻底的审议之后，大会以很大比例的多数通过了关于南部非洲的重要决议。所以，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对应该做些什么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了。事实上，大会特别敦促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采取紧急行动。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大会在这方面的立场。因此，我们请求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这个措施早就应该采取。南非军国主义已为南非国内和邻近领土的非洲人民带来了无穷尽的苦难。南非向南罗得西亚的史密斯政权输送武器和人员同解放运动作战。南非不仅非法占领了纳米比亚，并且还在这个国际领土上集结了大批军队。南非利用它在纳米比亚的军火，加强了它对领土人民的镇压和对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攻击。南非还用它囤积在纳米比亚的大量武器，向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

我知道有对南非的自愿性武器禁运，但由于这种禁运的性质，它一直没有产生效果。安全理事会决不能再继续依靠各国的诚意来禁止售卖武器给南非，或向南非提供其他形式的军事合作。现在所需要的是强制性武器禁运，使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断绝同南非的一切军事关系。任何自称对南非实施自愿性武器禁运的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理由来反对强制性武器禁运。

还有令人极为关切的是与南非的经济合作。事实上这种合作在相当程度上支持和加强了种族隔离。现在已经是安全理事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安理会至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去阻止外国再在南非进行经济投资。

重要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几个西方大国，在反对种族隔离和它们自称赞助被压迫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力的事业这两点上，应该能取信于人。南非希望，在即将来临的南部非洲的斗争中，它继续能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为了这个目的，

南非正在吸引更多的西方经济投资；它正在拼命地争取更多的军事合作；它已加强所谓反对共产党渗透南部非洲的宣传。南非甚至越过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把自己打扮成西方在南部非洲利益的保卫者和反共堡垒，争取公众的同情。近来经常可以在西方报纸上看到南非花高价刊登的广告，目的在吸引右翼和反动分子。

任何国家都不应上南非宣传的当。涉及南部非洲的问题十分清楚，被压迫人民正在为彻底根除长期以来折磨该区域的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白人少数统治的罪恶而进行战斗。他们正在为享有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和恢复尊严而战斗。任何关于势力范围的偏见或成见都是错误的，对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帮助。认为南部非洲的非洲人只能在国际强权政治之下取得相对的自由的说法，是错误的，也是荒唐的。就被压迫人民反抗压迫和争取解放的斗争而言，外国的所谓战略考虑是根本不相干的。

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西方大国和南非的贸易伙伴不会让自己上南非的当。因为南部非洲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它们会认识到，南非政权不可能成为它们在该区域的长期利益的守卫者。如果它们只是顾到贪得无厌的经济利益和其他不相干的考虑，对它们而言，将是个大错。归根结蒂，被压迫人民只会把那些在政策上促进他们事业的人、而不是那些阻碍或拖延他们的斗争的人当作朋友。不用说，西方国家和南非的贸易伙伴若要向被压迫人民表示诚意，正确的做法是在政策上不再暧昧，并坚定地站在被压迫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的一边。

美国新的行政当局上台，给我们带来希望，就是它会对南部非洲的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在它的西方盟国中，率先赞成南部非洲由多数人来统治。我们希望美国不要等待那些长期犹豫不决的国家。不结盟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北欧国家都已对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南部非洲的被压迫人民和我们这些日常生活都受到该区域局势影响的人，对这种贡献是十分感激的。

这次辩论对西方国家的是否能言行一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我们希望它们会站在南部非洲的自由、独立和正义的一边，我们知道它们自己对这些概念是十分珍惜的。

主席：谢谢赞比亚代表对我的夸奖。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奥洛夫·帕尔梅先生，安理会按照 S/12300 号文件所载来信中的要求，在第一九八八次会议上向他发出邀请。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帕尔梅先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这个崇高的职位。鉴于你在民权运动和许多其他方面的表现，并且鉴于你对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关怀，你是非常有资格担任主席职位的。你带来了很大的希望，我祝愿你一切顺利。

我要深深感谢安理会让我和我所代表的运动能够有机会来对它的重要辩论作出贡献。我也要特别感谢联合国非洲集团，这个国家集团在世界组织的工作上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当联合国在 32 年前创立时，在 51 个创始会员国当中，只有 4 个是非洲国家。其中之一是南非。今天非洲集团在 147 个会员国中占了 48 个。因此，非洲的事业也就是联合国的事业。

我也要在向那些坚持要通过本组织寻求对南部非洲问题的解决办法的非洲国家致敬。建立联合国，是要使它成为一个和平解决冲突的工具。这也就是它们所选择的设法谋求改变南非局面的方法——通过谈判和寻求世界其他地区的支持。

南非仍然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堡垒。但愈来愈多的人民已开始见到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结束，以及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开始获得自由与人类尊严。

去年十一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上届社会党国际大会中，最受人注意的就是南部非洲问题。全世界的民主社会党人通过一个决议，明确地声明：

“对当前和将来在南部非洲的斗争要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并没有中间路线可言。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终止一个在本质上已经是罪恶而又会威胁到和平的制度。”

这个星期，南非人民痛苦地追念一个悲哀的日子——沙佩维尔的屠杀。十六

年后,又发生了索韦托事件。对徒手平民犯下的这两起的暴行事件,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必然结果。但二者有重要的不同。在这十六年期间,我们看到了执掌统治权力的少数人的暴力升级。但同时多数人反抗压迫和团结反抗统治者的意志与能力也增加了。一个民族对自由的向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屈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可是靠武力维持的制度仍然存在。难道那些并不直接受害的人就不能想象种族隔离的真正情况和真正意义吗?让我就实际情况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种族隔离对人民的现实意义。

拿索韦托来说: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六月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官方文件和警察报告是这样说的。事件是在索韦托开始的,但抗议行动扩散到全国一百多个黑人市镇。直接的起因是学童抗议学校强迫教学非洲荷兰语。但在这背后是黑人大多数对于象索韦托这样的黑人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感到不满。警察的暴行又激起了新的示威行动。根据索韦托警探格伯的报告,从六月十六日抗议开始到九月十六日,这一段期间,单单在索韦托就开枪发射了16,000颗子弹打死打伤1,611人,另外还有1,229人则因“其他原因”引致死伤。

据在索韦托检查了被杀害的人民中的229人的塔尔加德教授说,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因枪伤致命,又百分之八十都是背部中枪。开普敦半岛产科医院一位医生说,单单他的医院中就有70个婴儿死于催泪性毒气中毒。

拿“精神病囚犯”制度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就在今天发表了一份关于联营性质的若干私营机构违反病人意愿强制收容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精神病人的报告。他们被迫从事无偿劳动。一名退休官员称这些机构为“人的仓库”,其中大多数“病人”——其实是“思想”或政治犯——都是南非卫生部送来的。为了获取利润而经营这种奴工制度已逾十年的约翰内斯堡一家私人商号史密斯·米切尔称此为“治疗”。它在一九七三年赚了1370万美元。接受“治疗”的黑人精神病患者有8000至9000名。



除了其他的证言以外，瑞典《每日新闻报》刊登的证词声称，许多在贫民窟因“激起事端”而被捕的非洲人，经过仓促审查后，就被判为“神志不稳定”而送到这些机构。

拿南非监狱中的严刑拷打和死亡来说。在南非监狱中，许多人都因“自杀”而死。他们是在所谓的安全法之下被拘捕，安全法准许不提控诉就无限期地实行拘留，并不得与外界通消息。对死亡事件的解释真是荒谬到了极点。警察的说法是上吊，踩在一块肥皂上滑倒或在梯阶上滑跤致命或跳窗等等。负责警务的部长，克鲁格先生也提出了他的解释：犯人自杀是遵照了共产党的指示。南非天主教的主教已经对监狱中对儿童和老人经常施行严刑拷打提出抗议。有关当局对策是禁止所谓恐怖主义的新法令——在其他国家，这些法令只有在战时才会实施。

这就是《种族隔离》；一个为了进行社会和经济剥削的古怪的独裁制度。但它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种族隔离》是唯一的根据一个人的肤色从出生开始就对他施行的暴政。从在母胎成孕的时刻起，这个小孩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一个瑞典作者把这种制度称为“精神上的灭绝种族”。

种族隔离制度有计划地使家庭离散。它把残酷地驱赶人民的行动变得合法化。所有黑人劳工都变成在他们自己国家里的流动工人。法律禁止愈来愈多的原来就已占大多数的男女同他们的家人居住在没有工作机会的班图斯坦之外。正常的家庭生活愈来愈罕见。照科林·利格姆的说法，儿童变成了被忽视和挨受饥饿的一代，没有关怀或照顾的榜样，没有忠诚，没有自尊，没有可依靠的关系，也不可能成为尽一个公民的抱负。他们见到他们的父母不断地受到侮辱，他们知道的只是怨恨，见弃和暴力。

在南非境外，我们可能觉得还有时间来一步步地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但对南非的儿童来说，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忍耐了。白人少数应该考虑到这些儿童就是他们将来有一天要与之谈判的对象；这些儿童也将是我们期望欢迎以他们人民

的代表的身分来到我们当中的人。

伊恩·史密斯先生说，罗得西亚和南非都认为他们是在为维护白人带到非洲的西方民主而战斗。他们都希望得到外援，为所谓自由世界的利益而战斗。对我们在欧洲的人来说，以我们过去的殖民历史，有一点是必须要非常清楚地加以说明的。我们永远也不能接受史密斯和沃斯特对西方民主的歪曲。他们的压迫和种族主义行为决不能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所代表的恰好是民主的反面。他们拒绝给予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各民族最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也就是过去拒绝给予欧洲劳工运动的权利，后来成为我们的解放运动的原始方案的基础。因此，欧洲工人在历史上一向都是和他们在非洲的被压迫的兄弟姐妹心连心的团结在一起的。

种族主义政权的抗拒引起了一个问题，即是否只有暴力或革命才能引致变革，还是仍然可以用和平方法来彻底消除侮辱人类尊严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但是显而易见的，当寻求和平与进步的人民所遭遇的只是镇压和剥削时，他们最终必将诉诸暴力。武装斗争成为唯一可能的途径。现在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说得好，民族主义者需要施加多少武装压力就要看西方国家以制裁或类似的方式施加多少非武装压力而定。

南非白人政权早先可能相信，如果能够争取到多一点的时间，并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较有弹性，种族隔离政策就很可能成功。但种族隔离政策的缔造者将他们的计划建筑在流沙上。少数统治的时代快将结束，南部非洲正在迅速地走向一个无法预测的高潮。在高潮快要来临、斗争更加剧烈时，不必要的暴力和经济破坏的危险也会增加，不正当的外国干涉的危险也会增加。我早先已经说过，不正当的外国干涉就是继续把大国争霸引进这个地区。正当的外国干涉就是支持解放斗争，减弱仍然执迷于维持白人优越地位的力量抵抗。

去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的关于南部非洲冲突急剧升级的

危险的文件，认为南部非洲可能成为下一次的主要国际战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指出，在南非的大量外国投资有导致冲突国际化的危险。南非的原料资源及其战略地位可能成为进一步支持白人政权的借口。可是，同时这种支持又将鼓励其他大国在这个地区更加活跃。纳米比亚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所面临的是种族战争和该地区外国利益的冲突升级的双重危险。因此，南部非洲事态发展的全球性后果，南非对其邻邦的威胁和侵略以及种族隔离所导致的南非局势——这三个因素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非洲人的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种解放总有一天会来到。但国际社会能够为缩短那场斗争。使斗争以较和平的方式进行。并减少人类痛苦而作出贡献。

不消说，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有特别重要的责任。我衷心希望通过安理会的讨论，联合国将能对南非的公正发展和整个南部非洲的解放，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但是，不管联合国采取或不采取行动都不能作为各国采取消极态度、无所作为的托辞。每一个国家和政府，每一个人民运动都有其自己的责任和自己所应发挥的作用。

因此，让我应安理会的好意邀请，谈一谈我们能够采取这类行动的一些地方。

首先，我们必须停止一切军火输往南非，停止与南非政府间的一切军事合作。每一次新武器的运入或执照的批准都加强了镇压的机构。军事合作给予南非在武器技术的一些最重要领域或许也是在最精良的武器方面有开始自己制造武器的能力。试问，是否人有能够正在联合国谴责种族隔离政策，但同时却又向那些正在实施种族隔离的人输送武器呢？

让我也指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大使、最近曾提到外国直接或间接地向南非大量供应在索韦托屠杀事件中使用的步枪，直升飞机，催泪毒气和弹药。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或一群非洲国家能够真正在军事上威胁到南非。可是，南非仍不断地以外国武器来武装自己。这种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对于南非

继续拒绝遵从国际社会的要求，除了强制禁运武器之外，已不再有其他办法。

其次，我们必须严肃地处理向南非和纳米比亚投资和输出资本的问题。待会儿我将再详细论述这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三，我们可以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经济解放而进行斗争的一些解放运动和已经自主的国家提供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各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增加它们对联合国信托基金和国际援助和防护基金的捐助。这些机构需要经费，它们在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提供人道和法律援助方面，正在做非常有用的工作。对一再侵略赞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的行径，必须加以谴责。如果我们使人相信我们真的反对外国干涉非洲事务，我们就必须制止在各自的土地上征募和训练雇佣兵，为他们筹供经费，让他们过境和集结。

第四，我们拒绝承认所谓独立的班图斯坦——特兰斯凯是第一个——还应该继之以反对国际公司在这些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变相给予非正式的承认。

第五，我们应加强努力，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反对花招式的安排，并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没有该组织的参与不可能有任何切合实际的政策。纳米比亚应立即获得独立，并实行多数统治。

第六，各国议会应成立议会委员会来调查那些有子公司在南非的公司，目的是要保证那些公司遵照国际公认的工作惯例经营业务。如果不遵照这种惯例，有关公司就应停止其一切业务。

长期以来，南非政府一直鼓励外国在南非投资。这个政策背后的动机不仅是希望增加国家的经济资源，同样重要的是，外国投资使南非和一些富有的工业国家建立了连系，这些国家也就因维持种族隔离制度而取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这些外国公司从南非的高度技术水平和非常低廉的黑人劳工的工资中获利。投入资本的利润是很高的。此外，这些投资帮助了南非的贸易流动，从而又使南非的贸易伙伴对南非经济的动乱更加敏感。南非的暴动事件对其他国家的就业情况也会产生影响。

因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已成为独立国家，南非已变得愈来愈孤立。除了索尔兹伯里的史密斯政权之外，南非在非洲大陆已经没有朋友。

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更加卖力地吸引西欧、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根据多方面的消息，沃斯特政府正在国际间大肆宣传，以优厚条件吸引外国资本参加开采自然资源，尤其是特兰斯凯和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

有一种说法是，经济发展和外国投资，到头来会有助于放宽种族隔离制度的限制。照这种说法，缺少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会迫使南非政府让黑人劳工担任原来完全保留给白人的工作。外国公司也能在它们和有色人与黑人劳工之间的关系上立下好的榜样。但事实有力地否定了这种说法。举例来说，黑人劳工和白人劳工的工资的差距继续扩大。南非黑人的领袖，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完全否定了这种认为能够在种族隔离制度的体制下逐步达成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正义的说法。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民组都迫切呼吁国际社会设法制止再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投资。大家已愈来愈能了解它们的要求。它们的呼吁也已愈来愈多地经由实际行动的建议得到响应。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斯堪的纳维亚劳工大会——一个由斯堪的纳维亚的所有社会民主党和所有工会组织组成的协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禁止在南非作新的投资，并要求根据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自由工联）的建议，采取一项国家行动计划。在一次关于种族隔离的会议上，自由工联通过了一些建议，其中要求禁止在南非进行任何新的投资，包括机器的更换，修理和养护。这些建议反映出各地工会对黑人劳工在南非所遭受的待遇——逮捕，解雇，职业保留，禁止工会活动等——已有了愈来愈多的认识。工会要表示与它们的受欺凌和迫害的朋友们的团结。它们知道南非的不公平的劳工政策，最后也将损害到投资者母国的劳工关系。

数年来，瑞典的社会民主政府一直劝阻瑞典的厂商在南非投资。去年八月，我们提议更强烈地反对瑞典在南非投资。同时，瑞典政府倡议在全斯堪的纳维亚

采取国际共同行动。 这个政策仍在继续推行。

关于这一点，我愿提到两天前，所有五个北欧国家外交部长在雷克雅米克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 他们在决议中说，他们将乐意见到安全理事会作出关于强制禁运武器的决定，以及一些防止新投资的决定。

下星期，瑞典议会将就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项动议进行辩论，动议要求立刻改变瑞典的货币法规，以期禁止向南非和纳米比亚输出资本。

作为保证减少瑞典在南非的金融利益的第二步，我们敦促瑞典政府和在其他国家有子公司在南非投资的公司展开讨论，以期就如何对在那些国家经营业务的瑞典公司施加限制达成协议。 如果不能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将提议采取其他立法措施。

这种加强压力要求采取单方面行动的理由是不难看出来的。 自从去年夏天索韦托暴动事件以来，我们都感觉到南非的政局已有了激烈的变化。 种族战争的危险已愈来愈接近了。 因此，限制或终止在南非的外国经济利益的问题不仅是能够作些什么来对南非政府有效地施加压力的政治问题；对每一个政府来说，也已成为一个道义问题，就是应否让各自本国的公司参与对黑人劳工的剥削。 根据南非的法律，外国公司必须在它们的工作场所实施种族隔离的规则。 因此，在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阶段的斗争中，它们将被迫站在压迫者的一边。 因此，在我看来，南非的局势已到达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考虑采取单方面的禁止措施。

有人不赞成禁止在南非投资，认为这样会损害到西方世界的母公司，并且会导致那儿的工人失业。 但就这个问题来说，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工人自己已经通过他们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作出了选择。 他们已经告诉各自的政府他们支持禁止在南非投资，并愿意接受因此而产生的后果。 现在这些政府和公司必须肩负起它们的责任。 现在已是决定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和支持哪一种力量的时候了。

禁止在南非投资的措施只有在成为一项国际行动的一部分，并得到那些在南非工商业中拥有最大经济利益的工业化国家的支持时，才能真正产生效力。只有在获得世界大家庭全心全意地支持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带头采取这类行动。这突出了安理会的讨论及其决定的高度重要性。目前最重要的是开始采取共同的行动。

让我以最后的一个想法来结束我的发言。国际辩论已经开创了一个对人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承担道德义务的新局面。这反映出对基本价值、对人民的命运、人民的苦难的关怀，也反映了他们对较美好的将来的希望和向往。这也代表了今日所迫切需要的一种生命力和同类感。

再也没有比南非问题更有理由需要我们在道义上给予支持的了。第一，因为种族隔离是独特的，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最要不得的人类罪恶；第二，因为我们都知道，要是没有外来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这个制度是无法长期存在的；第三，南非的解放主要是非洲人自己的任务。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只要能够动员必要的政治意愿，国际社会是可以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的。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应该是表达团结一致的政治意愿的场所。因此，被压迫人民都以希望和期待的心情寄望于安理会。

有人曾说，没有什么道德目标会比维持和平更崇高。的确是的，但只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存在一天，就一天不能有和平。

主席： 谢谢帕尔梅先生对我的称赞。 下一位发言人是姆法纳富蒂·约翰斯顿·马卡蒂尼先生，安理会第一九八八次会议曾依照 S/12299 号文件的要求向他发出邀请，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卡蒂尼先生： 主席先生，容许我和我所代表的组织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大会）、对在我之前发言的人士就你对自由、正义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忠诚所表示的意见，表示同感。 我们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们深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一定会帮助促进非洲被压迫人民的事业。

南非目前的局势不仅是南非人民和非洲大陆的一个重大危机，同时也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重大危机。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项目，过去三十年来一直都以各种形式列在联合国议程上。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通过了许多决议，以期加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垮台。 这个政权曾经因为它的野蛮的、不可原谅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一再地受到谴责。 它也曾被当作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受到好多次谴责。

然而联合国仍然还必须采取有效行动来反对种族隔离。 有的是继续不断的动听的语言和决议，但实际结果却一点也没有。 并没有采取真实的行动。 说实在的，随着时间的消逝，随着南非危机的日益严重，有些人甚至更坚持要我们接受以言语代替行动。

主席先生，四天前，你曾谴责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侮辱。 你不是头一个说这样的话的人。 过去，许多主要的政治家都用过同样强烈的言词来谴责种族隔离。 举例来说，我们记得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曼彻斯特讲演时就曾把种族主义问题看成与原子弹一样危险。 许多其他人士，包括迪恩·腊斯克，也曾严厉地抨击过南非政权。 我们过去对这些言词表示欢迎，正如我们现在欢迎你的声明，认为这是执行联合国以民主方式通过的决议的先声。

南非危机最终可能变成一个世界性危机，这是多年来极为明显的事实。 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在安理会提出警告说，国际社会不能忽略南部非洲的局势。 人们一再劝告安理会，特别是各常任理事国说，避免重大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对南非少数政



权采取行动，采取迫使该政权承认现实，为转移权力给多数规定一个时间表。这种警告并没有受到注意。许多会员国已表现出与南非人民的斗争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安全理事会却迟迟不对南非政府采取行动。有时，当多数理事国很明显地想采取行动时，它们的努力却因为否决权而受到挫折。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拖延的结果。南非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利用这些时间来建立经济和军事力量。不仅不放弃种族隔离，它还表示有无比的决心要保持现状，今日的南非，面对着南非人民大大加强了斗争，已成为非洲大陆上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危险力量。它的巨大力量已成为对赤道以南的每一个独立国家的经常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问：联合国还能再等待而不对种族隔离政策采取有效行动吗？

国际社会似乎曾经一度要采取宪章所要求的行动，我记得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大会每届会议和安全理事会每一系列会议都曾经使我们产生很大的期望。这些会议愉快地看到非洲的异族统治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崩溃。它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取得它们应有的地位。而且它们确信南非的解放也在议程上，并相信由于它们本身的努力和国际团结，它们很快就会从束缚中得到解放。

还有好几个其他因素显示它们的希望将会实现。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命财产所遭受的空前浩劫记忆犹新。全世界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惊骇就足可保证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治或思想派别都将共同努力，帮助消除正在南非滋长的后患无穷的祸害。种族隔离政策不仅使人憎恶，并无可辩解，而且也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关于这一点，意见几乎都是一致的。沙佩维尔的屠杀事件深深地影响到世界的良心。人们从这次事件看到未来事态演变的迹象，因而感到震惊。因此，一度因为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而受到尊重的南非，在国际社会已愈来愈陷于孤立。

现在似乎一切都已就绪，可以采取的措施，再加上南非人民的努力，来迫使南非的种族主义者放弃其权力地位。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南非国内的局势似乎有利于这类行动的成功。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大会）组织了一次全国大罢工，来抗议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成立。南非采取了最残酷的压制措施，使用武装力量来镇压这次罢工。接着南非国内的非洲人大会成员及其支持者都一致认为，改变斗争方法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决定放弃非暴力手段，赞成采取武装斗争和政治鼓动并用的方式。一九六七年后期，成立了国家之矛（Umkonto We Sizwe），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部队。它经由组织全国性的破坏运动而即刻为人所知。

当时要求联合国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行动的压力已愈来愈大。大会在沙佩维尔事件之后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各国断绝与南非的所有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我们把这些决议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表示国际社会将积极地帮助孤立南非。我们以为联合国对我们的斗争将给予积极支持，从而加速种族隔离政策的垮台。

安全理事会有好几次似乎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它在一九六五年设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对南非实施各种制裁的可行性。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明白显示，南非将因联合国的行动而受到损害；它会因某些种类的经济制裁而受到严重损害。但安全理事会并没有根据该报告采取行动。

联合国已经开始采取具体步骤对南非施加压力，但后来却又不进一步追究，这一类的例子很多。矛盾的是，随着南部非洲的危机愈来愈严重，显示解放运动可以真正威胁到少数政权的权力时，我们却愈来愈少听到要把联合国的决议变为实际行动。随着局势的愈来愈不正常，实行的却是一切照常的主义。不可避免的印象是，解放斗争的成功，已被看作是对某些大国，特别是主要西方国家的利益的一项“威胁”，而不被看作是结束不公平和压迫现象的过程的一部分。

必须清楚说明的是，我们认为这就是当前问题的核心。南非过去十年来的行动，清楚地表明我国的种族主义统治者决心要继续维持现在正沉重地压在我国人民肩头的剥削和压迫制度。不但不变得更“人道”，种族隔离政策反而有了一种新

的、更可怕的形式，将剥削社会的原始法律和习俗与现代警察国家的冷酷效率连结起来。南非感觉到种族隔离现在已真正受到了威胁，于是将精力花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用来君临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南非已建立了一个警卫国家，一个具有最现代化和最锐利的武器，甚至在军事上具有核能力的新的殊死作战的据点。

种族隔离政权因为受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大的支持，才使它能够以这种新的、更傲慢的姿态出现，这种支持在有些地方是无形的，但对现政权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国家在照常做生意的幌子下，事实上是在帮助为一个没有理性和不肯改革的国家筹供资金和建立武装。很明显的，它们这样做是因为相信武装和保护南非也是为了保护它们本身在南部非洲地区的利益。因此，南非成了殖民主义国家在非洲的代理人。它被期待执行地方警察的职务。

这种政策的短视是无需证明的，很显然的，这种政策并没有估量到解放斗争的动力。它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假想为可能，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可以存在。南非人民最后必将从南非的种族主义统治者手中夺得他们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将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对安理会来说，重要的是，如果沃斯特政府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南非就不可能仍然象今天这样地存在。这就为联合国指出了采取有效行动的途径。因为如果把这种至关重要的对种族隔离的外国支持撤销，现政权就不得不废除它的种族隔离政策。它就不会有力量来抗拒南非人民为自求解放而作的努力。这才是真正达成和平改变的途径，也是唯一的途径。

在这样晚的时日，居然还有人要我们相信另有其他途径，这对我们的讨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事实上等于是我们要我们再等待我们的自由。不是因为支撑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柱将被拆走，而是因为有些人相信只要“给予时间”，他们就可说服现在统治南非的那些人改变他们的本性，放弃这么久以来一直是他们享有的史无前例的权力和特权的基础的制度。

这种说法真能使人信得过吗？我们真能期望今天在街头射杀儿童、并相信被拘

禁的人是奉命自杀的南非统治者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或甚至会为了几百万欧元就这样做吗？

种族隔离是一种权力制度，是从移居者的殖民主义流传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它所根据的是在每一方面都最不平等的的生活方式，并使这种状态制度化。这样的制度是不能变成与其本身相反的东西的。不能把它变成民主制度，也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就是说让每一个公民至少可以在生活上有一个象样的、合理的平等机会。对绝大多数南非人来说，种族隔离就是永恒的奴役。即使政治上的整形外科医生能将这样的制度改变成新的新殖民主义的模式，它所意味的仍将是永恒的奴役。

不过我得赶快说明，虽然安全理事会过去的记录令人失望，但我们仍然相信，目前这一系列的会议很可能是一个转折点。虽然我们一向都有理由指责帝国主义者支持南非，帮助它武装到牙齿，并制造原子弹以担负区域警察的任务，我们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推行的全球性战略，但我们今天却因华盛顿的新政府的某些宣告和一些西欧国家的不断增加的人道援助而受到鼓舞，我们希望这种援助能达到北欧国家所提供的援助的水平。我们希望美国前政府第39号备忘录关于据报在特兰斯凯、圣约翰港建立海军基地的立场及其他不公开的活动，不久会被公开声明放弃。我们也要求与美国前政府联合向法西斯主义的南非在提供灭绝种族武器、并容许与南非进行核合作的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终止这种合作。

最后，我们要求安理会按照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建议，援引宪章第七章，对南非施加强制性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并宣布反对所谓的与班图斯坦当局的内部解决办法。

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在我们的祖先对殖民征服进行英勇抵抗后，于一九一二年成立的。跟今天已经自由和独立的其他非洲国家的非洲同胞一样，我们南非人决不接受永恒的奴役。在经历了325年白人至上主义政策后，我们决心为在自己的祖国争取自决而斗争。不过，我们承认，南非的白人因为已经断绝了与他们各自祖

国的文化联系，现在把南非当作他们的家乡。事实上，南非也的确是他们的家乡。因此，各族人民平等的原则是非洲人大会议政策的基石，正如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一样。我们相信自决的原则对所有人都一样有效。

我们的基本目标载列在非洲人大会议联盟一九五五年通过的《自由宪章》内。这项文件不仅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所接受，而且也为它的盟友、南非印族人大会、有色人大会议、民主国家大会、南非工会联合会所接受。它忠实地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理想。该文件的序言说：

“我们南非人民向我国和全世界宣布：

“南非属于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不分黑人或白人；政府必须根据全体人民的意愿才能正当地取得权力；

“我国人民被建立在不合理、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剥夺了他们对土地、自由与和平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们的国家只有在全体人民都生活在兄弟般的友爱的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的时候，才能繁荣昌盛；

“只有以全体人民的意愿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才能使全体人民不分肤色、种族、性别或信仰，都享有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因此，我们南非人民，不论黑人或白人，在国民和兄弟的平等地位上，共同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保证将不遗余力地、奋勇地共同进行斗争，直到达成本宪章所述的民主改革为止。”

现在让我再说明《自由宪章》所根据的一些原则：

“人民当家作主。

“所有种族团体都享有平等权利。

“人民分享国家的财富。

“耕作者分享土地。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人人都享受平等的人权。

“人人都有工作和安全。

“学术文化之门敞开。

“人人得享有住房、安全和舒适。

“和平与友善。”

这些就是我们坚持的原则，也就是我们力求在我国实现的原则。 这些原则绝对无法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实施，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自由宪章》与南非现在的统治者费尽心计地拼凑成的剥削和压迫制度根本不相容。 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绝对无法可以修改到使它适应南非人民的正义要求。 没有一个建立在跨国公司基础上的非洲议会能够接纳这些要求。 《自由宪章》的各项原则只有在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制度完全消灭后的自由的、独立的南非才能实现。

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人民关于为推翻种族隔离政权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定为什么不可逆转，也就很清楚了。 “和平改变”的废话只不过是一些人想用来哄骗我们，想在国际上制造混乱的工具罢了。 我们将继续斗争下去，因为南非政权使我们别无选择，当然，我们认为最好是能通过和平方式达成改变。 我们过去的记录已因故主席艾伯特·卢图利获赠诺贝尔和平奖而更加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该政权却一贯地、顽固地加强它的恐怖统治。 它今天所表现的以滥杀数以千计的手无寸铁的男女和学童，和杀害监狱和牢房内的政治犯为特色的法西斯的一意孤行的作风已在全国每一个角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我国人民的斗争随着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独立使力量的均衡朝着不利于沃斯特政权的方向改变而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我们深信胜利必将会到来。 国际社会的任务是积极支援这场斗争，加速消除种族隔离政权对和平与国际安全所构成的威胁。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非洲人大会欢呼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决议，这项决议宣布比勒陀利亚政权为非法，并重申南非人民以一切方式夺取政权的合法性。 我们要求安理会支持这一立场。

主席：谢谢马卡蒂尼先生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阿布杜勒·明蒂先生。安理会第一九八八次会议应 S/12300 号文件所载信件的要求向他发出了邀请。现在，我请明蒂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明蒂先生：我要感谢非洲集团和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理事国又一次赞助我参加这次“南非问题”的讨论。我是南非人，致力于不同种族隔离勾结的国际运动，对我来说，又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出席安理会，来提供资料，使安理会能够更加有效地履行其庄严的责任，是一项特别快慰和光荣的事情。

主席先生，在座之中知道你过去同种族主义斗争的历史的人，听到你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消息后，大家都感到欣慰，因为，这表示卡特总统对安理会目前审议中的问题的新的重视。由你来主持安理会这些会议，这件事本身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这有利的气氛下，安理会要达成有意义的决定应当不会太难，这些决定将严格执行国际武器禁运和今后停止对南非的一切贷款和投资。但是，我并没有低估所牵涉到的各种困难，我认识到南部非洲的局势愈来愈具有爆炸性，很容易会爆发为一场种族大战，其影响是非常危险，可能会演变成更广泛的全球性对峙。国际社会从来没有象今天要负这么大的责任，来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

国际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已被认为是联合国为反击种族隔离迄今所采取的唯一的有效行动。这基本上是一个自愿的禁运，是要靠各会员国的诚意，由它们自己斟酌情况来决定执行的。即使是粗略地看一下禁运的实施情况，也可以发现，它只是部分执行，而有逐渐消失的危险。

南非可以直接从若干国家取得各种各样的军事设备，在若干西方国家及其军火公司的积极和往往是热烈的合作下，南非继续发展它自己的军火工业。因此，凡是对南非军力的急剧膨胀，以及这种膨胀对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寄予关切的人士，必然会要求实施强制性和全面的武器禁运。要求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呼声不断高涨，但却受到几个西方大国的顽固反对，它们在安理会上投了三个否决票来阻挠这个行动，从而助长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气焰。

目前，有人用种种的方法，避不执行国际武器禁运。在联合国作出武器禁运的决定以前，英国是南非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和亲密的盟友。自此以后，几任政府实施了不同方式的禁运，大体来说，目前英国并没有向比勒陀利亚政权直接供应任何战斗武器。英国声称它执行了武器禁运，但是，它对禁运的解释和执行却留下很大的漏洞，使种族隔离的武装部队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英国武器。

下面，我举一些例。第一，一九七〇年货物输出（管制）令禁止向某一个表内所列的国家输出某些指定的战略物资，但是，这些物资却不需要许可证就可以运往“英联邦、爱尔兰共和国、南非共和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港口或目的地”。令人奇怪的是，南非居然拥有大多数西欧国家，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所没有的特别优惠国的地位。因此，英国公司不需要领什么许可证，就可以向南非武装部队供应各种各样的武器。例如，我们去年曾请英国外相注意这个漏洞，后来英国就规定马科尼对流层散布系统需要领许可证。不过，尽管英国政府有这样的管制，但后来还是发了许可证，目前，马科尼正在南非装置这种设备。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南非这种优惠国的地位。

第二，即使是需要许可证的货品，也不知道那些算是军事用途，属于禁运之列。例如，我提到的对流层散布系统是南非军备局订购的，去年十月竟获得了许可证，而英国政府却口口声声说，这没有违反英国对武器禁运的承诺。这里，问题是要搞清楚这些承诺到底是什么，因为，它们好象是局限了目前禁运的范围。

第三是向已售予南非的武器供应备件的问题——这种显然违背禁运的行为，其论据是，国家在道义上必须履行它对旧订货单的责任。

第四，一个向南非提供军事设备的间接办法是通过另一个国家送去。例如，前不久马丁贝克有限公司将英国的火箭发动机运往法国，然后再从法国输入南非。

第五，第三国有许可证，制造英国设计的设备，然后再运往南非。这方面显著的例子是，意大利有一个分许可证制造罗斯罗伊斯引擎，或则安装在意大利售予南非的飞机上，或则运往南非安装在由意大利设计但在南非制造的阿马其型飞机上。



第六，另一个问题是，南非有许可证，可以制造英国设计的装备，这帮助了南非建立其国内的军事工业。

第七，英国公司在南非设立附属公司，并且向当地的公司进行投资，在那里制造为禁运所禁止出口的武器，供应给史密斯非法政权。史密斯就用这些在南非制造的武器来加强对津巴布韦人民的压制，向邻国进行攻击。例如，莫桑比克当局在罗得西亚部队对该国的第一次攻击后，虏获了英国附属公司在南非制造的“雷卡尔”无线电收发报机。我们已将所有有关资料告诉英国政府，因为，这也违反了对罗得西亚的禁运。现在，英国外交部官员特德·罗兰先生已向我保证，这一次确实违反了制裁，因为，在南非只有雷卡尔公司才会设计、发展和制造这种装备。但雷卡尔公司却声称，它不会向罗得西亚供应这种装备。

我们很难相信，除了南非以外，罗得西亚还能从其他地方取得这种装备吗？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英国，这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主犯，事实上，英国目前并不是南非的主要武器供应国。法国已经取代了它的地位。我们列举的事例和类别不仅适用于英国，同时也同样地适用于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三个国家都说实施武器禁运。在不影响工商业货品贸易的总政策下，它们也供应了各种各样的非战斗性装备，虽然这些货品是由南非军方直接采购的。

德国公司在西门士城附近帮助建立了阿德伏卡特海军通信系统，但这却不算是违犯禁运。例如，南非部队获得了超越型军用运输机的供应，这种飞机是法德两国合制的，由法国售予南非，德国政府并没有否决这个买卖。

至于美利坚合众国，它也将各种各样的雷达和其他通信设备以及所谓民用的飞机售予南非。美国声称执行武器禁运，并宣称没有向南非武装部队供应任何飞机。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南非空军的梅林型飞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南非空军从美国得到了双引擎的梅林型4S机。

据南非航空刊物“空军联队”一九七六年八月号报道，二十一中队一年前已获得这种飞机，但南非空军公共关系官员罗伯特·布莱克却说，在订货还没有全部交出以前，决定不宣传这件事。其中一架梅林式飞机会改装为救护飞机，其他的会

怎样用，完全不清楚。我们甚至连南非空军直接获得了多少架梅林式飞机都不知道。这种飞机直接违背了美国对自己禁运的解释。

目前，违背禁运最严重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意大利。法国已取代英国的地位，成为南非主要的武器供应国，法国禁运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种族隔离政权所需要的。高级的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包括云雀机和幻象 F-1 式飞机都售予南非。许多飞机目前在南非制造。检查一下南非的武器，显然可以证明法国在加强种族隔离部队方面的作用。事实上，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勾结是这样的密切，以致南非曾出钱资助法国的响尾蛇导弹系统的发展，这个系统目前就好象是十足的法国产品一样，从法国转手到别的国家。法国不顾各方面的一再呼吁，仍然顽固地继续加强同南非的军事勾结。

意大利是另一个违反武器禁运的主要国家。它供应了阿马其 MB326M 型飞机，并发出许可证，允许在南非制造二百多架改名为羚羊一型的这种飞机。更新式的阿马其 326K 型也售给了南非，目前在南非制造这种飞机，改名为羚羊二型。AM3C 型亦有出售，并将在南非当地制造，改名为波士托克型。南非现在制造科多羚型飞机，它们原是由美国设计，在意大利制造的阿马其——洛基 AL60C5 轻型飞机。所有这些飞机都是用来对付造反行为的。意大利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都不承认曾经向南非销售过任何飞机，或者发过允许它们在当地制造这些飞机的许可证。去年十月我和意大利外交部会晤时，又一次听到了这些否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意大利政府的同意，数以百计的飞机怎么可能会送到南非政权的手上，更有甚者，数以百计的飞机怎么可能会允许在南非的土地上制造？

从种种事实看来，若干会员国并没有严格执行武器禁运，因此，必须实施强制性的全面禁运。

英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德国都说它们遵守禁运，但是，它们对禁运的解释和执行太狭了，以致出现各种必须填补的大漏洞。

法国和意大利公开违背了禁运。一度向南非供应武器的加拿大，目前可能是最严格遵守禁运的国家，它在一九七〇年并决定停止销售所有的备件。但是由于

没有强制性禁运，其他一些国家，如以色列，仍然向南非销售武器。以色列已经和南非订了合同，供应装上盖布里埃尔型导弹的海军巡逻快艇，现在，有一些已在南非制造，以后很可能向南非提供更多的武器。

从这件事情看来，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显然是必要的。安全理事会应保证这种禁运是全面的，包括所有形式的军事勾结。目前，南非国防部官员和同西方一些国家的互访是不受禁止的。一九六四年，南非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范齐尔先生，秘密访问了法国、荷兰、德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的国防设施和武器公司。我们向英国正式抗议以后，英国国防部说，他是去讨论订立研究合同的程序和办法的。南非需要大量关于镇压暴乱技术和行动，包括侦察技术的资料，而这些访问使它们不费半点力气就可以获得这些资料；因此，必须加以制止。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向安理会列举了种种证据，确实地证明了南非已经获得北约组织的备件和装备整理系统。我曾经同北约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在布鲁塞尔的总部讨论了这个问题。去年五月北约组织部长级理事会在奥斯陆举行会议时，我们呼吁北约组织自南非撤回整理系统，停止提供秘密的或非秘密的情报。若干友好国家，包括挪威、丹麦、荷兰和加拿大，已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另外一些成员却声称，这是一个公开的系统，因此，没有理由不供给南非。向南非提供有关整理系统的资料的国家有：英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和德国。今年五月，北约部长理事会将在伦敦举行会议，其后，联邦会议将于六月举行，我们将再次向北约组织的部长们提出我们的呼吁。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帮助我们，使北约组织其他成员也支持北约组织内一些友好国家所已采取的立场。

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那些为逃避兵役而离开其家园的南非国民。今天，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人开始抵达英国、荷兰和美国。去年，有两个南非国民请求英国给予政治庇护，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几个星期前，我们才知道，英国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理由是他们声称在南非恐怕会受到迫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两个人已经发出呼吁，若干国会议员正处理他们的案件，我希望英国政府不要将他们送回南非。但是，随着南非的冲突日趋尖锐，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种族隔离

的部队，因此，各成员国必须给予这些人充分的和适当的保护。

安理会一些西方的常任理事国过去一向说，南部非洲的局势并未构成对和平的威胁。我要说一句，既然这些国家在一九六〇年沙普维尔事件发生后，曾经认为当时的局势构成了对和平的干扰，则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到了一个阶段，种种客观的证据都指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这就是《宪章》第七章所说的对和平的威胁。

第一，种族隔离这一种主义，侮辱了全世界黑色皮肤的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是对全体人类的侮辱，其本身就构成了对世界的严重威胁，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不同肤色的民族。

第二，对南非被压迫民族的长期迫害已造成了巴尔米先生所说的具有爆炸性的局势，这很可能使该地区发生一场大战。

第三，南非急剧的扩军，并对其邻近的非洲国家摆出吓人的军事姿态，暴露了它真正的侵略野心。

第四，它武装纳米比亚，在这块国际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并且拒绝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是对和平的威胁，也是对该领土和世界社会的侵略行径。正当联合国在谈特恩哈尔安排时，南非政府刚刚宣布它打算颁布一条法令接管瓦尔维斯湾，使它成为开普敦省的一部分。

第五，南非破坏联合国对罗得西亚的强制性制裁，向罗得西亚提供军事援助，长期助长了罗得西亚对和平的威胁。事实上，当初是英国把罗得西亚的问题提出安理会的，并要求宣布其为对和平的威胁。如果南非不遵守对罗得西亚的制裁，那么，安理会就有责任向破坏制裁的国家实施制裁。

第六，它曾攻击和侵犯邻近的非洲国家，并扬言以后还要继续这样作。

第七，它的防务法现在允许它的武装部队在赤道以南的一切土地上自由活动。

在这些事实面前，一些国家还是拒不承认南非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我们不禁要问，南非还要作些什么才能得到这样的判决呢。

大多数的西方大国都声称，它们不支持南部非洲的非洲解放斗争，原因是它们都赞成在南部非洲实行和平改革。这些国家当然有权这样看问题，而且要承担这种政策的一切后果。但是，我认为，如果向南部非洲的冲突一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的一方——提供军事武器和技术，那么，这个所谓和平改革的论点是难以接受的。这些西方国家不应等到作出了强制性武装禁运的决定后才停止同种族隔离的军事勾结。事实上，美国在一九六三年就通知安理会，它已决定在安理会通过这样的决定以前就实施武装禁运。但是，正是这些西方国家，它们利用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来促进同南非的军事勾结。

目前，一些西方国家正将核技术和设备迅速地转让给南非，沃斯特总理和海外的消息来源都证实了南非已拥有核能力。如果南非还没有原子武器的话，它能很快地制造出来。它的新式飞机可作为原子武器的运载工具。因此，有一天，一个垂死挣扎的政权的手上很可能会有一颗种族隔离的原子弹。但是，有人却声称对和平没有什么威胁。

南非日益增长的威胁已引起国际间普遍的关注，因此，成千上万的英国公民已签了请愿书，要求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在星期一安理会开始这次辩论的时候，我们已经将这些请愿书交给新的外相。我顺便提一下，安理会也许很乐意听，欧文先生已向我们保证，他将重新检查一下我刚才提到的出口管制法令中的漏洞，以便堵住这些漏洞。我们的确希望，这种行动也得到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

我们认为，强制性武装禁运早就应实施了。南部非洲愈演愈烈的战争局势需要我们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如果我们要避免沃斯特所说的那一场可怕得令人不敢想象的灾难的话。他应当知道他在计划些什么。所以，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是极其重要的。不实行强制性制裁就什么行动也不能消除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然而，几个西方常任理事国还在继续反对采取制裁行动。他们一贯的政策是以避免与南非发生冲突为前提。他们对纳米比亚、罗得西亚或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政策都有一个相同的首要考虑，就是避免同种族隔离集团发生冲突，执行这种不发生冲突的政策正是那些在南非有着可观的经济利益的国家，说什么增加

对种族隔离集团的投资会间接地为我们带来自由，也正是他们。我们反对这种论点。

现在是几个西方常任理事国决定他们要站在那一边的时候了。去年三月，挪威首相向西方世界发出警告说，在南非问题上，西方世界经常站错了位置，他认为西方世界应当趁早“换边”了。

北约组织部长级理事会在奥斯陆开幕时，他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并说在这场南部非洲白人少数和黑人绝大多数之间的斗争中，北约组织成员国的立场应当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却没有照着作。西方国家如果是站在自由一边，他们就能同意安全理事会马上采取一些初步行动。

首先是实施严格的武器禁运，并由安全理事会表决这种禁运是强制性的；其次是今后禁止对南非的一切贷款和投资。如果这两项最低限度的措施得到支持，我们就至少可以希望安全理事会还会对南非采取进一步的决定性行动。主要的问题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决心是否存在。这场辩论和在这里采取的决定将向世界表明我们可以期待西方国家的政策作出什么程度的改变。每当在安理会中行使了否决权以保护南非不受国际制裁时，南非的气焰都大为高涨。

有人已经指出，种族和肤色问题也许是当前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华盛顿新政府的政策使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希望，我们希望你，主席先生，的领导下，以及在美国新政府的领导下，能够为其他西方国家起决定性的带头作用。事实上，在南部非洲问题上，联合国面临着一个转折点。如果安理会现在不采取果断行动来实行上述的两项最低限度措施，南非就会更加放肆嚣张，以为安理会反对对它采取强制性行动就是支持它在该地区所实行的政策。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一定会带来灾难的。不过，更大的危险是这场战争一旦爆发就势必会蔓延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很可能引起一场全面的种族战争。这场大灾祸一旦发生，世界就必须经过比上次世界大战后更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就不光是南非的白人统治者了。

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不要辜负世界人民的期望，要采取决定性行动让比勒陀利亚政权知道它不能够继续蔑视联合国的辩论和讨论，也让它知道我们是认真地想要避免这场在南部非洲似乎避免不了的种族战争。

主席： 谢谢明蒂先生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各位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理察德先生（联合王国）： 我照常很留心听了明蒂先生的发言。 他几次提到我国政府对南非实行的武器禁运有违背之处。 我想这些话以前都说过了。 他去年曾与外交部官员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他在结尾时说出就在本星期一他曾与英国外相谈过，外相向他保证马上研究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在安全理事会花了半个小时来对我国的信实表示怀疑！

我也不明白他在这里提起纯属各国内政的政治庇护问题能有什么作用。 环顾议会厅，我敢说没有什么问题比各国在境内执行的政治庇护政策更与安理会的工作不相干了。

明蒂先生所提出的许多事情，最近都曾出现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文件中。 我现在不打算详细叙述。 我在星期一曾寄了一封信给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大使，对一些关于英国政府和英国公司的流言，有所说明。 只要哈里曼先生提出要求，我愿意随时向他就任何发生疑问的地方提出解释。 如果明蒂先生还没有机会看到这封信，我很乐意送一份副本给他。

我想我国政府的政策已是众所周知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四日，当时的外相（现在是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发言，概述了英国政府的政策。 这篇发言曾作为大会的文件散发。 英国政府保证彻底执行对联合国武器禁运的承诺。 有人言外之意说我们在玩假，这种话我不能接受，而且老实说，我有点生气。 我可以说，英国执行武器禁运，为此还受了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我想，即使明蒂先生也应该因这一点为我们说几句好话吧！ 我刚才已经说过，他在星期一见过英国外相，提出了一些问题，欧文先生已说过他会去调查。 因此，我想现在我只需要指出，我们

愿意随时就别人认为我们违背武器禁运的地方进行调查，并同英国的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讨论这些问题。不过，我认为安全理事会不是讨论国内问题的适当场所。现在，我不打算再多谈这些，但是我要保留必要时再发言的权利。

勒孔特先生（法国）：关于今天几位发言人提起的卖武器给南非的事，我只想重申法国在上一届大会上已经表明过的关于这方面的政策。

法国外交部长说过，法国禁止任何提供武器给南非的新合同和交易。对这个众所周知的声明，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也不打算答复最后一位发言人明蒂先生。我只觉得奇怪，安全理事会为什么要听这个人的发言，认为他有资格来这里发表意见和帮助安理会。安理会的辩论通常都是很平静的，只涉及国家的。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英国代表的发言使我受到鼓舞，他证实了英国外相向明蒂先生保证要调查有关武器禁运的事。

我要研究我的朋友明蒂先生的发言，也许随后我能够表示一点意见。

理查德先生（英国）：毛里求斯代表因为英国的保证而受到鼓舞，我很高兴。明蒂先生竟然没有告诉他，我有一点惊奇。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要告诉英国代表，明蒂先生曾经向我提起英国的保证。

主席：本次会议没有别的发言人了。我了解安理会要在下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继续开会讨论这个项目。

按照非正式协商，安全理事会将在今天下午三时和下星期一下午三时就“中东局势”项目开会，审议秘书长根据大会关于中东和平会议的第31/62号决议而提出的报告（S/11290和Corr. 1）。

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散会